口述底稿语体特征的实证考察与教学启示

涂炎琰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DOI：10.65285/JYLLYJ.V2I6.023

摘　要：口述底稿介于书面语与口语之间，是体现语言形式与交际情境互动关系的语体。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撰写的同题短视频文案为语料，在语域理论框架下，从语式、语场、语旨三个维度对文本的语体特征进行分析。学生的语体运用大部分以书面语法为主导，在句法长度、语气词使用、称呼语选择、评价语体选用等方面体现了语域敏感度的有限，且同一主题之下不同文本间存在一定的语体能力分化。这些发现为现代汉语教学提供了基于真实语料的实证参照，有助于将语言知识传授进一步向语言应用能力培养延伸。
关键词：口述底稿；语体特征；现代汉语教学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gister Features of Oral Drafts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Yanyan Tu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Oral drafts lie between written and spoken language and form a register reflec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forms and communicative contexts. Based on a corpus of short-video scripts on the same topic written by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s, this paper analyzes register features from mode, field and tenor under register theory. Students mostly adopt written grammar in register use. Their limited register sensitivity is shown in sentence length, modal particles, address terms and evaluative expressions. In addition, register competence varies considerably among different texts on the same topic. These findings offer empirical evidence for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and facilitate the shift from knowledge instruction to practical languag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Keywords: oral drafts; register features; Modern Chinese teaching

前言：

当今时代的短视频创作主体不断扩展，创作者逐渐不再局限于新闻媒体专业领域，“短视频文案写作”已经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一种常态化的语言实践。这类文本虽然是“文案”，实际是为口述服务的“底稿”，这样的文本特质使得其语体地位处于书面语与口语的中间地带，是一种语言形式顺应交际情境的语体表现。同时当前的现代汉语教学总体侧重于词类划分、句型辨析、辞格运用等语言知识的系统讲授，相对缺乏对语言知识在真实交际场景中的运用训练，学生掌握了语言单位的分析能力，未必具备在不同语场、语旨、语式条件下自觉调配语言形式的能力。

本文以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学生撰写的“校园一日”同题短视频文案为语料，在语域理论的框架下分析其语体特征，并思考这些语体特征的规律性差异如何有效转化为现代汉语应用课程中可操作的参照。尝试为高校现代汉语课程中的修辞与语体教学模块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撑和参考，初步探索语言知识传授与语言应用能力培养的连接。

一、语域理论与中间语体

Halliday（1978）提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语域理论，他认为语言形式会随着交际情境中的语场、语旨、语式这三个社会变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异。其中语场是言语交际时涉及的社会活动与话题内容，语旨是言语交际活动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与社会距离，语式是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语言所承担的媒介功能及其组织方式。三者共同制约着不同语域中词汇、句法及语篇层面的选择和配置，由此呈现出不同的分布差异。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将语域理论运用到涉及新闻语体、法律语体、学术语体等不同领域汉语语体的量化研究，本文以新媒体发展应运而生的口述底稿作为研究对象，将这种特殊的中间语体差异落实为可统计的语言特征频率，考察其语体特征分布。

口述底稿是一种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中间语体，口语和书面语是两种典型的语体研究议题，当代功能语言学逐步将二者脱离二元对立框架，将其视为一个边界模糊渐变的连续统，为说而写的短视频文案既非完全即兴的口语语体，也非完全正式的书面语体，而是处于该连续统序列中的中间形态。其句法结构由于经过事先撰写而接近书面语的规整，但其韵律节奏、交互标记和语气词使用又由于以口头呈现为最终目标而接近口语的特征。已有的中间语体研究多聚焦于演讲辞和播音稿等相对成熟的体裁，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描写成果。而新媒体语境下兴起的短视频

文案作为一种新兴的口述底稿类型，其语体特征尚未得到系统考察。相较于传统的演讲辞或播音稿，短视频文案面向的是非正式的社交媒介场景，受众关系更为平等亲密，语式上更强调“模拟即兴”的听觉自然感，因此可能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口述底稿的独特语体面貌。

本文语料来自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随堂写作任务，要求学生撰写以“我在学校的一天”为主题的 Vlog 文案。这一任务设计确保了语料全部文本均为“为说而写”的书面底稿，共回收有效语料 84 篇，作者均为该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学生，全部为未经课堂讲评或修改指导的原始作业稿。语料预处理主要包括两个步骤：①将全部文本统一转换为 TXT 纯文本格式，剔除标题、个人信息等非正文内容；②依据文本内容所描述的时间节点，将每篇文本切分为“起床与洗漱”“上课”“食堂用餐”“课后活动”“返回宿舍”等事件，以便后续对不同场景下的语体特征进行对比。

二、口述底稿语体特征的量化考察

（一）语场维度的事件编码分化

全部语料均以“我在学校的一天”为写作主题，“食堂吃饭”与“上课”成为全部文本中频率最高的两个事件描写对象。同一语场下语体编码的系统性分化在相同的事件类型中有明显体现，统计发现，学生对同一事件所采取的典型编码方式大致分为两种：

1. 事务型编码：如“早上六点五十分，快速洗漱穿戴后出门，七点半进教室上课。”

2. 文艺型编码：如“食堂永远藏着治愈人心的烟火：热乎的豆浆、酥脆的煎饼、软糯的包子，每一样都熨帖着早起疲惫的胃。走进教学楼，走廊里满是翻动书页的沙沙声。”

前者以时间节点为线索，以短句串联动作，不加修饰，属于典型的事务性记录；后者则调用了修饰语、通感式描写和抽象名词，将就餐行为升华为带有情感意味的生活片段。两类文本在修饰语密度上的差距直观呈现了同一语场下语体编码的分化程度。

量化统计显示，“吃饭”事件的修饰语密度均值为 1.6/ 句，抽象名词密度均值为 4.3/ 千字，而“上课”事件的相应数值分别为 0.7/ 句和 1.8/ 千字，这一差异本质上体现了学生对“美食”场景普遍具备调用文艺语体资源的能力，即调动修饰语、选用抽象名词、赋予事件以情感和意义；而对“上课”场景则缺乏类似的语言包装策略，多数文本仅以流水账方式处理。这是一种文艺语体“场景选择性激活”的特征，也就是说具有审美通感潜力的事件如饮食、风景等容易被文艺语体覆盖，而日常事务性事件如上课、自习等则退回最低成本的事务编码模式。

（二）语旨维度的受众关系编码

受众称呼语的统计显示，在 84 篇语料中，使用通用体“大家”“各位”的占 53.75%（43 篇），使用网络体“家人们”“宝子们”的占 28.75%（23 篇），采用零称呼的占 17.50%（14 篇）。通用体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多数大一学生在面对镜头这一虚拟观众时，还没有自觉建立起网络媒介语域意识，仍然沿用校园日常交往中的通用称谓。在评价语体来源方面，使用成语、典故等文学语体资源的文本占 48.75%（39 篇），使用网络流行语如“绝绝子”“封神”“天花板”等的占 36.25%（29 篇），两者均有使用的占 15%（12 篇）。将称呼语选择与评价语体来源进行交叉观察发现，使用网络体称呼的学生中同时使用流行语的比例明显高于使用通用体称呼者。这意味着，语旨意识与语体资源调用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动关系，也就是说能够意识到“该用亲密化方式称呼观众”的学生，同时也更倾向于调用网络流行语这一匹配的评价语体资源；相反，称呼语固守通用体的学生，其评价语体也多限于成语典故等相对书面的来源。

（三）语式维度的书面 - 口语特征

描述性统计显示，84 篇语料的平均小句长度为 16.8 字，书面连词密度均值为 5.2/ 千字，口语标记密度均值为 8.7/ 千字。约 41%（33 篇）的文本平均句长超过 20 字，呈现出典型的书面语长句特征；约 34%（27 篇）的文本平均句长不足 12 字，更接近口语的短句节奏；另有 25%（20 篇）居于两者之间。这一分布格局显示出，即使有“为说而写”的明确任务要求，学生们的语式感知仍存在显著分化，接近半数的学生仍以书面语的句法习惯来撰写本应诉诸听觉的口述底稿，而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自觉采用了口语化的短句策略。

（四）语体类型的聚类与分布

语料的 84 篇文本在语体特征上的内在结构存在差异，大致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口语互动型，占比 30%（24 篇），其平均小句长度偏短（均值 12.3 字），口语标记密度较高（均值 13.5/ 千字），流行语使用频繁且网络体称呼语占主导（75%）。这类文本在听觉层面具有较好的“说话感”，但部分文本因口语标记过于密集而显得结构松散。第二类为书面叙事型，占比 37.5%（30 篇），其平均小句长度偏长（均值 21.6 字），书面连词密度（均值 7.8/ 千字）与抽象名词密度（均值 6.2/ 千字）均较高，通用体或无称呼占主导（83.3%）。这类文本句法结构完整、书面规范性强，但在口头朗读时容易有明显的“读稿感”，与 Vlog 脚本对自然口语音律的要求存在一定距离。第三类为语体混合型，占比 32.5%（26 篇），各项整体指标介于前两类之间，但段内变异系数最大，比如同一篇文本内部，在“吃饭”等生活化场景中呈现接近第一类的口语互动特征，在“上课”“自习”等学习化场景中则切换为接近第二类的书面叙事特征。这种段内的语体灵活性，使得文本具有张弛有度的节奏感。

三、语域敏感度的现代汉语教学启示

上述语料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语式感知、语场编码和语旨建构三个维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语域敏感度不足。因此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应更加突出语言文字的应用，并且不应止于让学生知道什么是语

体，而应提升至语域敏感度的培养，让学生能够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做出合适的语体选择。比如在语式维度，可以选取同一位作者的两段音频材料，一段为照读其原创脚本的录音，一段为该生就同一内容所做的口语即兴复述，让学生从听感出发对比两者在句长、停顿密度和语气词使用方面的差异，由此直观感知书面语法与口语韵律在语音层面的关系。

当前通行的现代汉语课程包含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相对独立的模块，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在教学实践中未能充分展开。“语体”或“语域”通常被置于修辞章节的末尾，未能发挥其作为各知识模块整合框架的功能。本文认为可以将语域理论作为贯穿现代汉语教学的一种整合性视角：语音教学除了对声韵调的系统描写，也可与语式关联起来，让学生观察口语韵律与书面语节奏的差异及其在口述底稿中的具体表现；词汇教学除了词义与构词法的讲授，也可与语场关联，让学生分析不同事件类型如何激活不同的词汇库；句法教学除了句型的分类与辨析，也可与语旨关联，让学生讨论社交关系的远近如何影响句式的正式程度及其选用。将语言形式与具体交际情境关联起来，是提升学生语域敏感度的有效教学策略。

结语：

本文将 84 篇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学生撰写的同题短视频文案作为语料，在 Halliday 语域理论框架下，从语式、语场、语旨三个维度对文本的语体特征进行了量化标注与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口述底稿作为“为说而写”的中间语体，在平均小句长度、书面连词密度、口语标记密度、修饰语密度、抽象名词密度、受众称呼语类型、评价语体来源等方面体现了其特有的语体特征。在同主题控制的条件下，语式维度具有书面语法主导与口语特征不足的特点，语场维度具有同一事件下事务型与文艺型编码的分化，语旨维度体现了受众意识薄弱与语体资源调用单一的特点。同时大一学生的语体能力也呈现显著的内部分化，出现口语互动型、书面叙事型和语体混合型三类并存的现象，其中语体混合型能体现出作者更高的语域敏感度，能够在不同事件场景中灵活切换语体编码方式。这些发现体现了语域理论在汉语新媒体语体分析中的适用性，也为现代汉语教学提供了基于真实语料的实证参照，语体能力是可描述、可测评、可通过针对性训练加以提升的语言素养。另外，本文语料仅限一所高校一届学生的作业文本，代表性有待拓展；分析对象仅限于脚本的书面形态，未纳入口语实际产出的音频语料，脚本与口述之间的语体偏离有待考察。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A.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Edward Arnold, 1978.

[2] 朱俊阳 , 吴娇颖 . 文学类文体的语体特征与教学内容确定 [J]. 语文建设 ,2023(17):10−14.

[3] 丁金国 . 语体意识及其培育 [J]. 当代修辞学 ,2010(06):31−38.

[4] 袁萍 , 刘玉屏 . 汉语语体意识实证研究 [J]. 语文学刊 ,2019,39(05):77−82.

[5] 袁晖 , 李熙宗 . 汉语语体概论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5.

作者简介：涂炎琰（1998 年 8 月 −）、女、汉族、湖南桃江人、哲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汉语语言学。

基金项目：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2024 年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文科 +OBE：《现代汉语》实践教学新路径”（2024JG009）。